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
冬模樣云然這趣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
恁地說華

問程子說修己以敬因及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如何曰敬則自是聰明身心怠慢便昏
塞了云問周先生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
此意否曰意亦相似葉

理性命章

如繫辭之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
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
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周子
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
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廢彰微匪
靈弗望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
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
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

無者次第身易較系之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勸
入耳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
曰他病痛多 楊道夫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
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
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
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得

復以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曰為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為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曰為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為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云云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

其冷皆惡

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

以象類言

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答王子合書

忠恕一以貫之

云云

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

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皆有當然之則而

不容自己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
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
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
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
云通書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
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萬部文字
字字如此好箇箇如此好只是一箇印版
印將去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

接物千頭萬狀是少般聖人只是這一
箇道理做出來葉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
天道人道之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
五行之說金去爲

問五殊二實二實爲萬分一謂陰陽一謂太極
然不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
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強爲之名耳曰五二

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
所謂一實一實不相礙也

吳伯豐

問五殊二實曰分而言之有五揔而言之只

陰陽甘節

或問一實萬分豈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
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一太
極如月映萬川相似

行父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此所
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先生曰近而一身之
中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
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不用相假借
然雖各自有這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
理耳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盃也是這樣水
那盃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之於
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
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

貫通者只爲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

揚道夫錄

顏子章

胡叔器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不干事這四字拈不上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若之樂曰那

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是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若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是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又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句論樂也好云云黃義剛錄

問程子曰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周子通書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爲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言實言只管把

來弄後樂竟見得這道理後自是又記是樂然字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甘節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甘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其自有其樂

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又久自會成熟充達向上去徐寓

或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

亦一之意金去偽

勢章

問通書云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先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萬人傑

聖蘊章

或問發聖人之蘊發萬世而無窮者顏子也曰夫子之蘊如天之蘊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天蘊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如以蘊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然後謂之發也金去偽

精蘊章

通書言聖人之精書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安帶來道理如春秋敘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自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 黃義剛

乾損益動章

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

甘節

問乾損益動章前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句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沈憫

家人睽復无妄章

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

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則此心便有

葉賀孫

蒙良章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及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答石子重

問通書良其背非見也

云程子解此下文

解得其好上面良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

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

徐寓

良其背

云

通書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

為也亦不是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下面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却看得止字好

是淵

人之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

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

又一條云亦似之

止於敬之類

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

意伊川說却不同又自是一說伊川說良

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良其背

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

說却與伊尹同

葉 又一條云問伊川良其背傳云止於所不見曰

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說是他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

諸說同異

多見前段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

云云

曰周子以萬物資始

為善各正性命為性此就造化處說

子云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近

下就人性分上說

答呂子約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

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

有窒礙

萬人傑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

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所以不同曰然
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
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
就歸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
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
上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
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
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

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
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看來
伊川說得較好王弼說與濂溪同

沈澗

南軒文集并語錄問答

先生舉通書首章謂世榮曰看得此章如何
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先生
曰元亨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
為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又其復也是這

箇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
其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梁伯仁

舉濂溪說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因賞此
語之妙曰如人一向應對酬酢必至於顛

倒錯亂程禡

所引濂溪無欲則靜虛動直之語所謂無欲
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
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有直則其發

見也順理之謂直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

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
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答羅孟弼書

通書聖學篇云聖可學乎止一者無欲也無
欲則靜虛動直夫一者一靜之謂也云云

圖解初本

理性命篇云厥彰厥微匪虛弗瑩言微彰
理也而非虛則不足以瑩其理主靜故虛

也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言剛柔
有善惡焉惟中則止而不過此定之以中
正仁義之意也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
二實二本則一言殊而爲五行而其實則
陰陽也而陰陽則本乎太極而已是萬爲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有該
乎一一立而萬有具焉一則其實一而萬則
其分也萬一各正而小大定天下之能事

畢矣同前

性理字義

陳淳

天所命於人以此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
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
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
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
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五
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

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土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得恰好時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

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

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捉

模就人與天相接處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着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嘆

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
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
言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三
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
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
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
學者只得按他說不可改易蓋學道性善從
何而來孔子係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
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体繼此者善乃
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
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
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
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个
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
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

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相應
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
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
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說是人生以
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
由造化原頭處有善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
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
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一本也

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
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
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个敬
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个節
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
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

過天理之節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濂溪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言也

勉齋問答

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說誠之體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着箇物把陰做頭也不得又曰他這話是着得易精貫後故說出許多道理

誠無爲誠實也此心之誠實本湛然無爲即
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天命之謂性無極
而太極誠即是理幾善惡幾心之所發發
從好處去便爲善發從不好處去便爲惡
即是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率性之謂道有
太極而分陰分陽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
禮通曰智守曰信所發之善而爲愛則謂
之仁所發之善而事得其宜則謂之義所

發之善而各得其理則謂之禮所發之
善而無所不通則謂之智所發之善而知
所執守則謂之信即是修道之謂教陰陽
分而爲五行仁義禮智信屬誠愛宜通理
守屬幾性焉安焉之謂聖能推此所發之
善安而行之者謂之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此所發之善執而守之者謂之賢發微
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此善之發精

微而不可見至於充之於外至周而不可窮者謂之神

直卿云通書言主靜審幾謹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曰書所為相似語錄問聖可學乎一段曰一為要二字有數樣如作左右者則一為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言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塵滓

了他但看下文空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慾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見面前許多物皆有一念掛着底都是欲不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不待沈溺其中而後謂之欲伊川曰才有所向便是欲這箇其微才起念處便是欲心如止水

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狼當心無
欲則自是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
時這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忘地虛動便
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
徑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
公自是無物我故溥云云

又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
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

而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
盛而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知此
則剛善柔善畢竟也有偏處不得謂之中也

節齋議論

誠上章曰夫子曰閑邪存其誠是以誠為性
之德也子思則以誠為天之道為無息為
物之終始為能盡人物之性經綸天下大
經立天下大本知天地化育孟子以萬物

皆備於我爲言是皆以天理人性合言之
矣而周子以誠爲聖人之本以乾元資始
爲誠源以各正性命爲誠立爲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又以誠爲易學曰無爲曰寂然
不動以理言之固爲實理以動言之固爲
无妄又須合是數說之類而精思之乃能
盡其妙也

此言聖人之誠
即天道之誠也

誠下章曰此言思誠者人之道五常之本百

行之源大本也方其靜也誠固未嘗無也
以其未形故謂之無耳而至正之理存焉
及其動也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
故謂之有耳而明達之義行焉誠苟不存
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矣學聖
工夫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
無一不備也

誠幾德章曰此言誠動爲五常之德也聖人

本誠故幾自動而德自形何爲之有學聖
人者則當復性而研幾及其至也亦與聖
人同矣故以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通
結之蓋發微不可見者幾也充周不可窮
則神矣周子於此特發明幾之一字幾者
神之微也故充周必至於不可窮詳玩此
語未見有惡義蓋聖學又以爲誠神幾曰聖
人亦未嘗言幾有惡焉易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此乃曰幾善惡則與此義
不合又嘗於慎動章考之則是動而正曰
道動而失正則爲邪矣道即善邪則爲惡
動出乎正即發微之幾也再以師章剛柔
善惡者考之乃是衆人動失乎正而後有
惡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于善
而又中節也其所謂幾善惡者更當於此
等考之乃得其意

聖章曰誠寂也靜也而其動靜之理神感也
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
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
意多垂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
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
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章曰正即至正之正道即太極流行之
道動出乎正則是太極流行之道而無邪

動之辱矣動出乎正即前所謂幾也和即
中也者之和德即五性之德用得其和則
是五性之德而無剛柔善惡之失矣用得
其和即後所謂中節者也

思章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曰言學聖之事
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止無思而無不通
為聖人曰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而自然
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

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
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
聖人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
謂神也不思則不能通微止吉凶之機也
曰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
然後見幾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乃作聖
之功也易曰止知幾其神乎曰言作聖之
事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
句說幾下一句說幾而神也

動靜章動而無靜止神妙萬物曰物滯於形
故不能通神無形故通而不滯神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未嘗不動不靜妙乎動靜
之物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曰陽動也而妙水陰
之靜陰靜也而妙火陽之動所謂妙者變
化之道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五行陰陽
陰陽太極曰五行因上文水火而併言之
推至陰陽太極蓋明妙合而凝混融無間
渾然今古不言之妙即下文所謂混也四
時運行止其無窮乎曰四時運行即下文
所謂闢也於妙合而凝之前言夏之則冬也
萬物之所終也於妙合而凝之後言之則
春也萬物之所始也此言闢而混混而闢
混其闢皆神妙之所爲混而復闢終而復
始故生生變化而無窮焉

蒙良章曰先師朱子曰山靜水清有以全其
未發之善良靜止於不見之地則靜止而
無爲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
主靜之意也周子朱子言之至矣今細玩
之是說流行中之樞紐也蒙靜者靜而動

者也良靜者動而靜者也以二者之靜言
之蒙靜乃爲靜之終良靜乃爲靜之始合
而言之終而復始始而復終非流行之樞
細歟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五